

# 讀峻青的《胶东紀事》

胡 采

文學作品分析叢書

# 讀峻青的《胶东紀事》

胡 采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 讀峻青的《胶东紀事》

书号 10090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 74 号)

字数 34,000 开本 787×953 壯米  $\frac{1}{32}$  印张  $2\frac{7}{16}$

1965 年 2 月上海新 1 版 1965 年 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册 定价(2) 0.16 元

(原上海文艺印 24600 册)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讀完了峻青同志的短篇小說集《胶东紀事》，心中不禁涌起巨大波瀾。整个作品把我带进了一个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在閱讀過程中，我的思想情緒，曾經在許多章节中停留很长很長時間。它們引导我进入过往生活的回忆，引导我联想到許許多多的問題，联想到我們苦难的旧中国，联想到曾經是风雨飘搖的民族命运，联想到过去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它特別使我深深地想到我們的党以及她的千千万万为民族尽大忠，为人民尽大孝，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优秀儿女。想到了这些，我的内心，就充滿了无限感激之情。我們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偉大的党的领导之下，曾經走过极其艰苦而又极其光輝的战斗里程。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用前仆后继、不屈不撓

的精神，战胜苦难，换来胜利，击退黑暗，走向光明。为了爭取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先行者們，共产党员們，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女們，曾經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先烈們的血迹斑斑的脚印。

如今，历史长河开新章。中国革命的历史車輪，已經前进到了一个新的站口，社会主义的站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站口。往前看，虽然还可能有不少困难，但旭日已經东升，光芒四射，美景在望。我們的先行者們，為我們开辟了无限光輝的路，开辟了到达胜利的路，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未来的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用斗争的烈火，写下了壮美的生活詩篇。我們的作家、艺术家，有責任有义务，为他們創造更加壮美的艺术詩篇，为战斗的时代唱贊歌，为英雄的人民塑造不朽的雕象。我們已經有不少作家在不少作品中，塑造了这样的雕象。峻青同志在《胶东紀事》中，就為我們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英雄雕象。

## 二

《胶东紀事》中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描写战争生活的，以《馬石山上》、《黎明的河边》等为代表。另一类是间接描写战争生活的，它们多是从解放后的生产建設写起，然后回叙战争生活，或者通过建設生活題材，来展示作品中主人公們的經過战火錘炼的英雄性格。这类作品，以《老水牛爷爷》、《山鷹》等为代表。不論从哪一类作品中，我們都不难看到：革命战争，是如何严酷地考驗了和鍛煉了英雄的中国人民！

中国革命的作家和革命的文学，所以把自己作品的大量篇幅，献給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題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的战争，一方面固然意味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祖国大地的新生，意味着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作

家所写的反映现代中国战争的文学，实质上就是反映人民革命胜利的文学。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和消灭反革命的战争。在战争中，当然会有流血和牺牲。中国人民没有被这种流血和牺牲所吓倒。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革命的战争，经过长期的牺牲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从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永远消灭了和赶跑了吃人的野兽——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也锻炼了中国革命的作家。当代中国的大多数革命作家，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革命作家，可以说都是在革命的战火中长大的。在战争中，他们和战士一起，和人民群众一起，并肩作战，同甘共苦，不但一起生活，而且也一起流过血，不但承受过战友阵亡时的深切悲痛，而且也感受过战斗胜利时的欢乐冲激。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战争生活，不是为了写战争而写战争，不是仅仅为了记录战争，而是为了通过战争题材，抒发作家自己的革命理想，抒发作家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和他在战争生活中锻炼出来的革命的和战斗的激情；是为了通过战争题材，反映革命胜利的道路，描写人民在战斗中的成长，表现祖国优秀儿女

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勇敢献身的精神。革命的作家写革命的战争，为中国的英雄儿女塑象，这既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崇高义务，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能抑制的創作冲动。关于这种情况，峻青同志在《胶东紀事》的后記中，說得十分生动逼真：

胶东是我的故乡，是出生和养育过我的地方。我有幸生长在这一个偉大的时代里，我亲眼看到我的故乡，在我們党的领导下，从重重苦难中掙扎奋斗，而終于站了起来。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多少父老兄弟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里，每一想到这些为了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慷慨地貢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人們，我的心就不自禁地跳动起来，发生了一种要用文学創作来表現他們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写出了这些作品。

峻青同志是以自觉的革命战士的身份来写作他的作品的。正是这种自觉的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使他能够正确处理关于描写战争生活題材問題。文学創作为什么要描写战争？資产阶级和平

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說：任何战争都是殘酷的，暴露战争的殘酷性，是文学創作的唯一目的，此外，不應該有其它目的。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當然无法正确地反映战争生活。只有作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作家，才能写出正确地和积极地反映战争生活的革命的文学作品来。

写战争，当然不可免地要写到流血和牺牲。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是极端殘暴和瘋狂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劊子手們，永远是用最殘暴最恶毒的手段，来对待革命的中国人民的。《胶东紀事》的最可宝贵之点，就是它既沒有迴避战争的殘酷、流血和牺牲，也沒有純客觀主义地描写战争的殘酷、流血和牺牲，它是通过揭露敌人的殘暴和恶毒，通过流血和牺牲的战斗生活題材，着重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复仇烈火和革命战士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馬石山上》，在《黎明的河边》，在《党员登記表》以及其他作品中，从宮班长、大老矯、小刘和小張身上，从十八岁的青年战士小陈和他的英雄的亲人們身上，从女共产党员黃淑英身上，从老水牛爷爷和“山鷹”徐志剛身上，我們都能够看到、感觉到、嗅到那种被作者所着力表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胶东紀事》中

為我們創造了英雄的群象。它的每一篇作品，差不多都寫到了流血和犧牲。寫了流血和犧牲，而不給人任何一種不健康的和足以引起感傷的情緒，相反，却使人們從流血和犧牲的描寫中，看到英雄人物的高貴品質，被他們那種臨危不惧、臨難不苟、臨死而不動聲色的大義凜然的精神所感動，從而獲得巨大的鼓舞力量。當我們讀到《馬石山上》的十位戰士，在掩護革命群眾突圍當中，戰鬥到彈盡糧絕，陷敵重圍，為了不當俘虜，他們決心砸壞武器，並以仅有的一顆手榴彈準備作集體犧牲時；當我們看到他們用最後的生命的火光，在大青石上寫下臨終遺言：要人們永遠記住敵人血洗馬石山、屠殺人民群眾的罪行，要人們為保衛和平、保衛幸福生活而勇敢地戰鬥時，作為讀者的我們，這時的感情，完全不是悲傷，而是含着激動的眼淚，情不自禁地要和他們一起高呼“共產黨萬歲”了。一切的革命戰爭文學，都應該是真正的革命戰歌。《馬石山上》所描寫的十位戰士壯烈犧牲的情景，就不愧是這樣的革命戰歌。

人們常說：文學藝術的主要任務是寫人。但問題的關鍵是看寫什麼樣的人，以什麼樣的思想觀點來寫人。修正主義者提倡寫的和大力宣揚的，

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人，是主张不能为了任何崇高目的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这些人，在平时考虑的，是微不足道的卑鄙的个人利益，在战时考虑的，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个人生命。因此，勇敢，自我牺牲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等等，永远是和他们无缘的。因此，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世界上有真正的大勇者，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真正为了人民和革命利益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人们。修正主义者，从他们肮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出发，他们所欣赏所歌颂的，以及在他们的笔下所描画的，都只不过是一些自私的和卑怯的心灵，他们永远不可能创造出真正光彩焕发的高大的艺术雕像来。而创造这样的艺术雕像的任务，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家来完成。

从来的文学，特别是反映战争生活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死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文学中最被广泛注意的课题。其中有些也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只有无产阶级和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学，才把从来文学中关于描写死的意义的思想和主题，从仅仅显示个人不幸的悲惨命运的消极圈子里解放出来，

提高到了自觉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境地。从而，也就明确地解决了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的含义。一个战士，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紧紧地和党和人民和革命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当他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他的精神境界中，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的光辉。从不勇敢到勇敢的过程，从恐惧到无畏的过程，这既是在斗争烈火中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也是一个人在思想感情和世界观方面起了根本变化的结果。《最后的报告》中的江狄帆，就在斗争烈火中经历了从胆怯到勇敢，从恐惧到无畏的过程，从个人主义的狭小天地到和革命群众同甘共苦、同命运共呼吸的过程。最后，他是终于抱着明确的目的，而走上了为革命献身的道路。另一个主人公小马，更是抱着明确的和坚定的信念，走上为革命献身的道路的。一个人的年纪可以有大有小，经验可以有多有少，能力可以有高有低，但只要他割断了和个人主义的联系，只要他的心中，有了党，有了人民，有了革命，他就可能在任何艰苦困难面前，甚至在面临死亡的严重情况面前，保持

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一个革命者，一生中，可能为革命流多次血，但最后的牺牲，却只有一次。伟大的革命战士，在死前一刹那间，他也可能想到自己为党为革命没有贡献更多的力量而引为遗憾，但他们总是以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用在党最需要的地方，用在革命任务最紧迫的时候，引为最大的满足和最大的骄傲。《马石山上》中的小张，《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党员登记表》中的农村女党员、十九岁的美丽的姑娘黄淑英，就是抱着这种满足的和骄傲的情绪，含着泰然的微笑而离开人间的。在《马石山上》里面，作者写到小张身负重伤，死亡在即，但是他不甘心最后闭上眼睛，他还深深记挂着被他们抢救的难民，是否已经突围出去。他要求战友们把他扶起来，让他看看山下的情况。这时候，作品中出现了非常动人的描写：

“来，班长，你扶起我来。”

“干什么？”班长吃惊地问道。

“你别管，扶我起来。”小张坚持着说。

“不行，你别动，好好躺着吧。”

“不，我要起来。快！”小张恳求的眼光直

看着班长。

班长明白了他的意思，叹了口气，就轻轻地把他扶起来。小張用手搭着班长的肩膀，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向着山下望了很久，臉上綻开了愜意的笑容，自言自語地說：

“好，好，他們回去了。……”說着，他轉回头来，深情地看了看班长，头軟軟地垂落下来了。

班长还在扶着他，突然覺得小張越来越沉，用手一摸，小張的手已經冰冷了。

“小張，小張！”宮班长大声地喊道。

小張沒有答应。他永远也不会答应了，他已经含着胜利的微笑，靜靜地离开了人間。

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写出各种各样不同情况的死，可以写出各种各样不同人的死。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作家笔下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革命战士的死，才会是含着胜利的微笑而离开人間。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任何一个死者，在咽最后一口气前，他心灵中可能涌現各种各样的思虑和忆念。但是，也只有无产阶级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共产主义战士，才会在自己的生命就要

最后結束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怀于人民群众的安危，还殷切希望在他死后，党能追认他为正式党员。多么偉大的和崇高的心灵啊！

修正主义者会說：生死是大事情，任何人面对着死，都不会无动于衷，因此，无论写什么样的人的死，都应当合乎人情。修正主义者們提出合乎人情，他們实际上是說：革命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英雄战士們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是不合乎人情的。修正主义者无耻地宣扬他們的人情論，并借此来污蔑革命战士的心灵和革命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如果说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必須合乎人情，那么，革命文艺作品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就是最合乎人情的，最合乎革命的人情的，最合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人情的。《烽火山上的故事》中的战士刘文山，如果不是出于最高的革命人情，他就不会当炮弹打来的时候，用自己的肉体去掩护指导員的生命，老大娘如果不是出于最高的革命人情，她也就不会担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营救一个她素不相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各种各样的人情，有各种阶级的人情。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的战士們看来，把荣誉和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为了党和人

民的利益，即使赴湯蹈火，直至牺牲个人的性命，也在所不辞，这才是最高尚最革命的人情。在《黎明的河边》中，通过姚光中和小陈之間的一段描写，就体现了这种高尚的和纯真的革命人情。十八岁的青年战士小陈，受命护送武工队长姚光中渡河，但河还没有过去，情况已經发生了严重变化，敌人打来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姚光中命令会凫水的小陈搶先渡河，留下他一人在原地战斗。这时，小陈愤怒了，他不但沒有服从命令，而且还认为这是姚队长污辱了他。作品中是这样描写的：

“小陈，你会凫水，現在趁敌人还没有冲上来，快下去吧！”

小陈吃惊地看了看我，眉头紧皱了一下說：

“怎么，你又說这样的话？”

“这是很明白的，”我說，“我不必解釋，快，快下去。”

他生气地把头轉向一边，不动也不吭气。

“怎么，沒听见嗎？”我知道和他好好地說他是不会听的，于是，我准备施用压力了，虽然我的心里实在是不忍。

他仍然是不吭气，也不轉回头来。

“你懂不懂得服从命令！”我大声地说，真有些火了。

“懂得，”他說話了，声音很低。但立即轉回头来，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就因为服从命令，所以我才不下河！”

“你服从的什么命令，岂有此理！”

“服从的是把你送过河去的命令，而不是丢下你，我自己逃跑的命令。”

啊！真想不到这个一向沉默的小家伙，竟能說出这样的话来。我没有話說了，而且禁不住笑了起来。

小陈沒有笑，却用一双深沉的大眼看着我，严肃地说：

“姚队长，你太不沉着了，也太不相信群众了。”

我吃了一惊：

“怎么？”

“不怎么，就是那么回事。”他慢腾腾地说。“而且你还污辱了人。”說着，他气愤地把头轉向一旁，就在他一轉头的时候，我看見他的眼圈里有两汪亮晶晶的泪光。